



GUOJI GONGCHANZHUYI HUODONGJIA DE GUSHI



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故事

2



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故事

GUOJI GONGCHANZHUYI HUODONGJIA DE GUSHI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尚文

责任编辑 严忠树
封面装帧 王申生

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故事

周尚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1 字数 92,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500

书号 3074·657 定价(五) 0.37 元

写在前面

一百年前,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停止了呼吸。然而,他的思想,他的声音,他的事业,他的旗帜,却被千千万万人继续传递着,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的名字是和马克思连在一起的,他们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并肩战斗了四十个春秋。尽管恩格斯谦逊地称自己只不过是个“第二提琴手”,然而,谁都承认,假如没有恩格斯的帮助,马克思的科学事业是难以进行到底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三位伟人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的行列里,还有许许多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活动家,他们的事迹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的有在马克思的故乡不倦地传播马克思

主义，为德国工人运动奋斗达半个多世纪的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有马克思的学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热诚宣传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保·拉法格；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左派领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不屈战士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有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克·蔡特金；有列宁的战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战士雅·斯维尔德洛夫、费·捷尔任斯基；有反法西斯的英勇旗手恩·台尔曼、格·季米特洛夫。这里收集的只是他们生平事业和活动中的若干片断，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以及对人生、友谊、爱情、家庭生活的态度。

在这些活动家身上，都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在他们的日常言行中，充满着熠熠发光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百多年来，正是这些知名的和更多不知名的革命战士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传递着共产主义的精神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学习这些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我国青年一代，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

这些故事都是选自他们的传记材料，除个别细节作了适当加工外，主要情节都是真实的。

周 尚 文

一九八二·十一·二十八。

目录

-
- [1] 写在前面
- [1] 一个革命士兵的历程
——威·李卜克内西的故事
- [15] 工人阶级的忠实儿子
——奥·倍倍尔的故事
- [27] 播火者的脚印
——保·拉法格的故事
- [43] 飞翔吧, 革命的鹰
——罗·卢森堡的故事
- [57] 我是剑, 我是火焰
——卡·李卜克内西的故事
- [69] “克拉拉, 好样的!”
——克·蔡特金的故事
- [83] 无产阶级之花
——雅·斯维尔德洛夫的故事



[99]

燃烧着的一生

——费·捷尔任斯基的故事

[115]

厄难见英雄

——恩·台尔曼的故事

[131]

反法西斯的旗手

——格·季米特洛夫的故事





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怀着这样一个双重的理想：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我正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并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将继续奋斗。这是我的天职！

威廉·李卜克内西*

一个革命士兵的历程

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拖曳着不多的几节车厢，奔驰在陶努斯铁路上。这条贯穿莱茵河地区的铁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首批修建的，它是德国工业发展的象征，尽管机车还是从英国进口的。德意志各邦国君主政治上的暴虐，毕竟阻挡不了经济巨人的脚步，资本主义正在冲破封建制度的镣铐前进着，发展着。铁路、火车、轮船、电报在欧洲相继出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车厢是老式的，座位十分宽敞，旅客寥寥无几。乘火车旅行，在当时还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八四七年夏天，两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威廉和毛斯，从法兰克福搭乘了这辆去美因兹的列车。威廉·李卜克内西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他为了逃避黑森选帝侯国官厅的逮捕，决定移居到美洲去。这项计划虽然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筹划过了，可是对威廉说来，如果不是迫害突然来临的话，他也许不会走得如此仓促。好朋友毛斯陪伴着他，可能一直要送到目的地——美国威斯康星州，那儿有大批荒地，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和利用。去新大陆不仅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还能很快发财致富，前景是很诱人

的。

威廉凝神望着车窗外——这片哺育过他的故乡大地。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几分兴奋，几分惆怅；几分留恋，几分忿然。

几天前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马尔堡附近山岗的城堡里，幽禁着一位远近闻名的自由主义战士约尔丹。多少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这位德意志同盟帝国的“宪法之父”，如今已是须发斑白，目光呆滞，可是在大学生中间，约尔丹仍然是他们的旗帜，他们的号手，他们心目中了不起的英雄。年轻人来到山坡上，总要眺望一下铁窗后面的约尔丹。说也奇怪，一次，威廉竟透过牢门瞥见一个脸色苍白，深怀忧虑的老人，友善地向他点点头。约尔丹，是他，一定是他！威廉心情激动地在同学中传播这一消息，几个小伙子聚集在一起商量了一个奇特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决定深夜奔向山岗，朗诵一首歌颂自由、揭露黑暗的诗歌。朗诵者理所当然地由威廉担任，因为他激进的政治观点，彻底的无神论，以及开朗的性格，早在学生中深孚众望，何况，他的口才又是出众的。

这天深夜，威廉和十多个同学悄悄登上山岗，当伊丽莎白教堂的钟声刚敲完十二响，余音还在夜空中回荡的时候，一个高昂的声音自天而降：

“在那铁窗后面”

——我把手指向天际，
他那张枯瘦、苍白的脸，

一双明亮、火热的眼睛，
正从那墙垣后面，
凝视着美丽的人间。

.....

第二天，全城都在传诵昨晚城堡附近发生的事，约尔丹重新勾起马尔堡人无尽的思念。当局已在侦查肇事的头目。城里一名职业告密者向当局报告说，马尔堡大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这件事就是他们干的，而这个阴谋活动的中心人物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于是警察局决定拘捕他。

列车在奔驰。

想到即将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的祖国，威廉的心总是难以平静。他轻声对一旁的毛斯倾诉衷肠。

“这一去，不知何日归？我虽然从小失去双亲，但德意志，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毕竟也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亲。我不愿离开她，而今又不能不离开她，这是做儿女通常有的感情吗？”威廉感慨万分地说着。

“在大洋彼岸，你依然可以关心祖国的命运。当风暴卷走乌云的时日，祖国一定在等候着你，恰如母亲期待儿子归来一样！”毛斯也深情地说。

“是的，到美洲去，我已作了长期的准备，我的木匠手艺已经得到一张具有法律效用的证明，我从未耽误各种体育锻炼，体操、跑步、打靶、行猎、游泳、滑冰，我想我的体魄可以适应垦荒的艰苦创业。可是，在异国他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

等待着我？”

“威廉，我和我的同学都对你抱有信心。你的意志顽强，你做任何事情都百折不挠，你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假如罗伯特·欧文^①还在美洲搞他那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新村中最积极能干的公民。”

“可是，我们决不想去重蹈老欧文失败的覆辙，假使我们要办合作社，只应当保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此外，我要坚持保留任何时候返回故乡的权利。”

两个伙伴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未来，旁边一个陌生的男子插话说：

“对不起，我似乎听您说要移居到国外去，是吗？”

威廉转身向陌生人看了一眼。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削的脸，戴着一顶阔边的毡帽，仪表不俗，说话时彬彬有礼地脱下他的帽子。但是说话的音调有点特别，好象很轻蔑的样子。这使威廉觉得受到了嘲弄，于是他用同样轻蔑的语调作了回答。

“这还不够明显吗？难道一个有灵魂的人还能在这样的国家呆下去吗？”

“喔，原来是这样！那么说您是厌倦欧洲啦？德国的现状使您恶心啦？可是为什么非要移居美洲呢？其实，您应该留在国内，至少留在欧洲……”

“我在这里又能干什么呢？我不愿在德国的一个监狱里丧失青春，我也不愿象约尔丹那样被关在鸟笼里使翅膀僵化。我受不了这样的遭遇，宁可到大洋的彼岸去，在自由的土地上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贡献我的力量。如果以后的斗争终于能在法国发生，那末我在美国仍然可以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法国?! 在法国?! 为什么斗争一定会发生在法国呢? 就不能发生在德国吗? 就不能发生在其他什么地方吗? 现在欧洲各地不是到处都在动荡吗? 在波兰, 在日内瓦, 在意大利, 在捷克, 在布达佩斯, 到处都在酝酿一次革命, 您听不到地层下面正在隆隆作响吗? 一场反对腐朽的暴君统治的风暴正在欧洲兴起, 神圣同盟的基础已在倒塌, 路易·菲力普^②、梅特涅^③以及那些蠹贼们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朋友, 您的用武之地在这里, 在瑞士, 而不是在美国!”

这一番话仿佛把威廉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突然想起了亨利希·海涅——青年李卜克内西心目中崇敬的先驱, 当代蜚声全欧的大诗人。三十年代初, 海涅被迫流亡国外的时候, 诗歌里却充满了对祖国的依恋和眷恋:

夜里我想起德意志,
我就不能安眠,
我的热泪滚滚流出,
我再也不能闭眼。

这位爱国诗人还说过: 一个法国人, 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 他就革命; 但是一个德国人, 如果对自己的政府不满, 他就让政府留在德国, 自己奔向美国。

陌生人的话, 海涅的诗, 象启示录一样打开了威廉的心扉。顿时, 他觉得脸颊上热辣辣的, 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精神境界的升华, 对一个人来说, 有时是很

奇妙的。几分钟以后，威廉觉得这位陌生人是如此的亲近，以致可以把自己内心的全部思想活动向他吐露。他们交换了名片，原来，这位鲁道尔夫博士，是苏黎世弗吕贝尔学院的首席教师，一个颇有名望的学者和民主主义者。此次他到德国，是为了替他们那所模范学校物色一名教师。现在，他和威廉在列车上的邂逅，已使他确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于是鲁道尔夫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想，您是最合适的人选，您愿意接受或者哪怕试一试到我们学校来担任教师吗？”

“完全可以。”威廉以青年人特有的爽直作了回答。

到了美因兹，他们在同一家旅馆住下。他们的交往越多，威廉对这位民主主义志士越加了解和尊敬。次日上午，他同移民局代理人谈判后决定，甘愿牺牲移民预付款的四分之三，放弃到美国去的打算，立刻动身前往邻国瑞士。

当一个人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踟躅的时候，多么需要一个智睿长者的指点啊！青年李卜克内西被激发起来的爱国的革命的热情，终于找到了明确的目标，重新获得了立足的土地，使自己的青春、理想和前途交融在一起。瑞士秀丽的湖光山色，合适的工作岗位在等候着他。然而，威廉·李卜克内西知道，居留瑞士的真正意义，在于他能从近处关心祖国的命运，随时准备投身于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

四十年以后，一八八六年，李卜克内西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到美国作宣传鼓动的旅行。当他路过威斯康星州的时候，成排的德国农舍门口，站着成群的德国农夫、农妇和农

家孩子在迎接他——来自祖国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不禁回想起那次法兰克福到美因兹的旅程。是的，假如没有这次火车上的机遇，李卜克内西今天可能就是这群农民行列中的一员。他感慨万千，自叹着说：“我曾多么盼望成为一个农夫呀！而当我果真成了农夫之后，我是否会说我是多么不希望成为农夫呀？”

也许有人认为，李卜克内西没有成为农夫，而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命运的摆布，幸运的机遇降临于他。唯物史观从来不否认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道路上，会存在某种偶然性。然而，就李卜克内西来说，首要的因素决不是那次偶然的机遇，而是他那深厚的忧国忧民的心情和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基础，是他始终不渝地追赶时代步伐前进的那颗火热的心，使他毅然下定决心：不远走高飞去当一个“自由的人”；留下来，同祖国和人民一起经受磨难。就个人生活而言，恰恰前一条道路是平坦的，幸运的；而后一条道路上却布满了荆棘和铁藜。

人生的道路啊，这真是一个庄严的抉择！

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轮船载着欧洲大陆一批又一批革命流亡者来到伦敦。李卜克内西在经受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风暴的洗礼以后，逐渐成熟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④，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当他打算把瑞士各地分散的工会组织联合起来的时候，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瑞士政府立即感到他是个“危险分子”，毫不留情地宣布把他驱逐出境。于是李卜克内西也踏上了赴英国的航程，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李卜克内西来到伦敦，很快就遇到谋生的困难。找不到职业，就意味着挨饿。他想谋求一个教师职位，而这首先要找中介人。每次，李卜克内西拿着自己的各种资历证书以及半克朗的贽礼去见中介人，得到的只是几句不值钱的恭维话，职业却始终是个泡影。

一天，他打听到某处有一个高级经纪人，介绍职业很有把握，只是贽金要增加四倍。他借了钱找到海滨街的一座公寓前，门上写着：“尼科尔森牧师，教会公职和教师职业介绍所”，一个神态矜持的英国教士接待了他。果然，三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一封信，请他去商谈一个年收入一百二十英镑的学校教师职位，这个收入是丰厚的，令人喜出望外。李卜克内西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尼科尔森的职业介绍所。

在应酬客套之后，这位教士说：“根据您优秀的资历，根据您的言谈举止留给我的印象，我对您本人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本来我根本用不着向您提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受那所学校校长的委托，要确定一下您的宗教观点。这不是要您皈依我们教会的教义，只不过在德国到处宣扬不信教，而英国的伟大正在于它信奉基督教，所以，在我们英国不得不对德国人有所戒备。”

李卜克内西预感到了不祥，但仍彬彬有礼地回答：“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十分自然的。我确实从未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教义，所以我只打算上一些历史课、文学课和语言课，尤其是讲授象德语或法语这样一些完全与宗教无关的课程！”

“对不起！”牧师打断他的话说：“您得每个礼拜天带着您

的学生到教堂去一次,这是您职责之内的事!”

“噢! 这我很愿意。凡是我的职务要求我尽的责任,我都尽力认真地去完成。”

牧师仍不甘休:“不过,您自己也知道,在形式和信仰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您陪同您的学生去做礼拜,而您却根本不相信做礼拜的意义及其道德上的必要性,那末这本身就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完全是亵渎。”

李卜克内西怒火满腔,但他继续抑制着自己:“对不起,我不属于主教派教会,这您是知道的。我将完全尽我的责任,而绝不会滥用我的职权去促使我的学生产生与他们的父母和校长的感情相抵触的思想。我要出售的是德语、法语之类的分词、介词和动词的知识,它们既不属于英国主教派,也不属于德国新教派。它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完全是中性的!”

“好吧,我们不必再谈下去了,只是请您允许我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您究竟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人们得到这位救世主的拯救?一句话,您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至此,问题明朗了:介绍职业的商谈变成宗教信仰的争论。李卜克内西霍地站了起来,庄严地回答这个狡黠的教士说:“我反问您一句,您是一个基督教徒吗?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人?您知道福音书中的故事吗?福音书中基督所宣布和教诲的,您都身体力行吗?您是遵照这种教义行动的吗?您说英国是一个‘基督的国家’,可是你们把笃信神佛的中国人用枪炮杀死,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被英国的鸦片毒害,这难道